

## 短篇小说

## 追梦(上)

## 夏之云

晨曦撩开了黑夜的面纱，大地在鸟声的鸣唱中睁开了朦胧的睡眼，红花绿叶饱含露滴，抖擞起蓬勃的朝气，装点着晨光的韵律，睡梦的人们也渐渐苏醒过来了——

陈娟从梦境里回到现实中。曾经的追梦，支撑着她40多年的生命：有梦，生命多姿多彩；寻梦，心怀希望，为理想赴汤蹈火——

“铃铃！——”一阵电话响，打破了沉寂的晨曦。

“喂！陈姐早上好！后天《三语学校》开学典礼，您有空参加吗？”公司公关林主任一早就打来电话。

“一定参加！还要在资金上大力赞助他们呢！”鬓边银白的陈娟气慨昂然地答应道。

陈娟是在首都雅加达协助兄长管理成衣出口业，负责服装设计。她在公司里，事无巨细，都经手操办，很受下属的敬重。她受过华校教育，过去也参与过暗中开展华文补习班的工作。看到眼前许许多多华人子弟，由于军事当局三十多年来封禁华语，都不谙中华文化，大多成了“华文盲”。如今华文解禁了，华社团体的

有识之士纷纷开办起《华文补习班》和《三语学校》，她与兄长一起，不落人后，也积极支持起华文教学的办校义举中。

像往常一样，她准时上班去。才坐进经理室，杂工阿香带进一个快递邮包请她签收。陈娟心里纳闷，谁寄来的呢？打开邮包一看，原来是巴东特产可口的辣椒木薯炸片，还有一封信。信封上好熟悉的字体，她怀着忐忑的心情，迫不及待打开信封，霎时，一缕少女娇羞的情怀涌上心头，她按捺不住喜悦，那苦苦追索了40多年的梦境，竟然浮现在眼前。那信里，一字字，一句句，诉说着无限的别离愁绪，还附有通讯手机号码。她那常年落寂、微显皱纹的脸上，绽开了希望的笑意，心里却是苦乐参半，说不出是何滋味——

“思往事，惜流芳，易成伤”。原来，那封信是别离了40多年的杰寄来的。回想当年，彼此之间的情感已发展到难分难舍的地步，无奈，时局的变化太突然了，1960年杰的家庭受到总统“十号法令”的影响，举家被逼从乡下搬到巴东市，和许多华人家

庭一样，一时间生活上都陷入了极度困境之中，中国派来了接侨船，杰也随着轰轰烈烈的回国浪潮北返了。而陈娟由于临行时父亲突然病危住院，医生诊断是癌症，犹如晴天霹雳，这一不幸的消息令他们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，她与唯一的兄长只好临时取消归意，决定留下来侍候父母。后来，父母亲相继去世，她和兄长也跟随亲戚搬迁到首都雅加达去了。忆当年，与杰别离临行时，难分难舍，彼此信誓旦旦发下了山盟海誓，任地老天荒，此情永不渝，誓言非娟不娶，非杰不嫁。彼此之间深信，终有一天一定会相聚的。

想起在码头送行的那一幕，陈娟记忆犹新。那人山人海的送行人流，一片黑压压人头攒动。父母送儿女，兄弟亲戚全家出动，把码头挤得水泄不通。陈娟也挤在人群中为杰送行。

“娟，希望能早日相聚，我等着你回来——”杰无限深情地声声叮咛。

“你要常写信回来，我会守住誓言的。”陈娟忍不住掉下了热泪。

“娟，你要保重，咱们一定后会有

期！”杰满怀信心说道。

“呜！——”油轮的汽笛声响起，催促着起程的归侨。人群一阵骚动，大家涌向即将离别的亲人，握手，拥抱，叮咛声，哭泣声，乱成一团。陈娟与杰情不自禁地相拥痛哭，依依不舍——

登上油轮，归侨们情绪激动。接侨船《大宝康》轮上，兴高采烈的学子，在回国浪潮的冲击下，欢欣鼓舞，意气风发。

码头上，亲人们热泪盈眶，船上船下人群高呼：

“祖国见！祖国见！——”

大家挥着手，唱响了“海外孤儿有了娘”、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等等革命歌曲，情趣激昂。一时间，轮船上抛下了无数的彩带，杰也把红色彩带抛向陈娟，激动高喊：

“娟！赶快接住——”

陈娟赶紧用双手接了，他们俩各自紧握着彩带的两端，红彩带把两颗火热的心维系在一起了。数不清的五颜六色彩带连接着送行者与归国者的红心，随风飘舞，气氛高涨沸腾了。

“呜！——”油船又再鸣响，划破长空，掩盖了沸扬

送别场面的纷乱嘈杂声。

轮船鸣着汽笛缓缓启动。彩带越拉越长，陈娟与杰四目交投，眼睛潮湿了，泪流满脸了，彩带终于拉断了！——轮船渐渐远去，不见踪影了——

陈娟的心一阵抽搐，送君千里，终需一别。“大宝康”号接侨船带走了一颗颗投奔祖国火热的心肠，却留下了送行者满腔依恋不舍的万段愁肠。此去千山万水，待到何日方相聚？

杰的离去，给娟带来无限的忧伤，每每翘首北望，望断南飞雁，可曾捎来杰的片语只言？“浮云一别后，流水十年间”，一年复一年，等待又等待，尤其是夜深人静时，更是谙尽了孤寂离愁的滋味。孤灯不明思欲绝，卷帐望月空长叹。凭栏望月，陈娟总会忆起戴复古妻给她夫君的提词：

“捉月盟言，不是梦中语。后回君若重来，不相望处，把杯酒，浇奴坟土”。

陈娟内心里头总会默默自问：“断不会后回坟头上浇酒？——”

唉！多情自古伤别离，何时呀？得与君重相逢。这期间，